

## 卷第一百一十二 報應十一（崇經像）

史世光 董吉 宋吏國 張元 釋智興 董雄 孟知儉 崔善衝 唐晏 張御史 李昕 牛騰 李元平 長沙人 乾符僧  
史世光

晉史世光，襄陽人。咸和八年，死於武昌，七日，沙門支法山轉小品，疲而微臥，聞靈座上如有人聲。史家有婢字張信，見世光在靈座，著衣具如平日，語信云：「我本應墮獄中，支和尚為我轉經，曇護、曇堅迎我上第七梵天快樂處矣。」護、堅並是山之沙彌已亡者也。後支法山復往，為轉大品，又來在座。世光生時，以二幡供養，時在寺中，乃呼張信持幡送我。信曰：「諾。」便絕死。將信持幡，俱西北飛上一青山，如琉璃色。到山頂，望見天門，世光乃自持幡，遣信令還。與一青香，如巴豆，曰：「以上支和尚。」信未還，便遙見世光直入天門。信復道而還，倏忽乃活，亦不復見手中香也，幡亦在故寺中。世光與信去時，其家有六歲兒見之，指語祖母曰：「阿爺飛上天，婆為見否？」世光後復與天人十餘，俱還其家，徘徊而去。每來必見簪帽，去必露髻，信問之，答曰：「天上有冠，不著此也。」後乃著（「此也後乃著」五字據《法苑珠林》五補。）天冠與群天人鼓琴行歌，徑上母堂，信問何用屢來，曰：「我來，欲使汝輩知罪福也，亦兼娛樂阿母。」琴音清妙，不類凡聲，家人悉聞之，然其聲如隔壁障，不得觀察也，唯信聞之獨分明焉。有頃去，信自送，見世光入一黑門，尋即出來，謂信曰：「舅在此日見撈撻，楚痛難勝，省視還也，舅坐犯殺罪，故受此報。可告舅母，會僧轉經，當稍免脫。」舅即輕（「輕」字據明抄本補。）車將軍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董吉

董吉，於潛人也，奉法三世，至吉尤精進，恒齋戒誦首楞嚴經。村中有病，輒請吉誦經，所救多愈。同縣何晃亦奉法，卒得山毒之病困，（困原作「因」，據明抄本改。）晃兄惶遽，馳往請吉。董何二舍，相去六七十里，復隔大溪，五月中大雨，晃兄初渡時，水尚未至，吉與期設中食後，比往而山水暴漲不復可涉，吉不能泅，遲回歎息良久。吉既信直，必欲赴期，乃測然發心，自誓曰：「吾救人苦急，不計軀命，冀如來大士，當照乃誠。」便脫衣，以囊經戴置頭上，徑入水中，量其深淺，乃應至吉頸，及渡，才至膝耳。既得上岸，失囊經，甚悲恨，尋至晃家，三禮懺悔，流涕自責，俯仰之間，便見經囊在高座上，吉悲喜取看，泔泔如有濕氣，開囊視經，尚燥如故。於是村人一時奉法。吉家西北，有山高險，中多妖魅，犯害居民。吉以經戒之力，欲降伏之。於山際四五畝地，手伐林木，構造小屋，安設高座，轉首楞嚴經百餘日，寂然無妖，民害稍止。後有數人至，與吉言語良久。吉思惟非於潛人，窮山幽絕，何因而來，疑是鬼神，乃謂之曰：「諸君得無是此中鬼耶？」答曰：「是也。聞君德行清肅，故來相觀，並請一事，想必見聽。吾世有此山，游居所托，君既來止，慮相犯冒，恒懷不安。今欲更作界分，當殺樹為斷。」吉曰：「僕貪此寂靜，讀誦經典，不相干犯，方喜為此，願見祐助。」鬼答曰：「亦復憑君，不侵克也。」言畢而去。經宿，所芟地四際之外，樹皆枯死，如焚焉。（出《冥祥記》）

宋吏國

宋有一國，與羅刹相近。羅刹數入境，食人無度。王與羅刹約言：自今已後，國中人家，各專一日，當分送往，忽復枉殺。有奉佛家，惟有一子，始年十歲，次當充行。舍別之際，父母哀號，便至心念佛，以佛威神力故，大鬼不得近。明日，見子尚在，歡喜同歸。於茲遂絕，國人賴焉。（出《幽明錄》）

張元

後周張元字孝始，河北萬城人也。年十六，其祖喪明三載，元懼憂泣，晝夜經行，以祈福祐。復讀《藥師經》云：「盲者得視之言。」遂請七僧，燃七層燈，七晝夜轉讀《藥師經》。每日行道祝曰：「元為孫不孝，使祖喪明，今以燈光，並施法界，乞祖目見明，元求代暗。」如此辛勤，至七日。其夜，夢有一翁，以金篋療其祖目，謂元曰：「勿憂悲也，三日後，祖目必瘥。」元於夢中喜踊，驚覺，乃遍告家人。三日。祖目果瘥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釋智興

唐京師大莊嚴寺釋智興，洛州人也。勵行堅明，依首律師，誦經持律，不輟昏曉。至大業五年仲冬，次當維那鳴鐘。同寺僧名三果者，有兄從煬帝南幸江都，中路身亡。初無凶告，通夢於妻曰：「吾行達彭城，不幸病死，生無善行，今墮地獄，備經五苦。賴今月初十日，禪定寺僧智興鳴鐘發響，聲振地獄，同受苦者，一時脫解，今生樂處。思報其恩，汝可具絹十匹奉之，並陳意懇懃。」及寤說之，人無信者。尋復夢如初，後十餘日，凶問與夢符同。乃以絹奉興，合寺大德至，咸問興曰：「何緣鳴鐘，乃感斯應？」興曰：「餘無他術，見佛法藏傳云：『罽膩吒王受苦，由鳴鐘得停；及增一阿含經，鳴鐘作福。』敬遵此事，勵力行之。嚴冬登樓，風切皮肉，露手鳴椎，掌中破裂，不以為苦。鳴鐘之始，先發善願，諸賢聖同入道場，同受法食。願諸惡趣，聞此鐘聲，俱時離苦，速得解脫。如斯願行，察志常奉修，故致茲通感焉。」（出《異苑》，明抄本作出《高僧傳》）

董雄

唐董雄，河南人。貞觀中，為太理丞。幼奉佛法，蔬食多年。因非累與同列李敬玄、王忻俱維繫。雄專念普門品，日三十遍，鎖忽夜解落，雄驚告忻、玄。忻視其鎖，堅全在地，而鉤連不開，相離數尺，即告守者。御史張守一宿直，命吏燭之而甚怪，重鎖封記而去。雄但誦經不輟，至五更，又解落有聲，雄復告忻、玄等。至明，守一視之，封題如故，而鎖自相離。敬玄素不信佛法，其妻讀經，常謂曰：「何為胡神所媚而讀此書耶？」及見雄此事，乃深悟不信之咎，方知佛大聖也。時忻亦誦八菩薩名，滿三萬遍，晝鎖解落，視之如雄無異，不久俱免。（出《法苑珠林》）

孟知儉

唐孟知儉，並州人。少時病，忽亡，見衙府，如平生時，不知其死。逢故人為吏，謂曰：「因何得來？」具報之，乃知是冥途。吏為檢尋曰：「君平生無修福處，何以得還？」儉曰：「一生誦多心經及高王經，雖不記數，亦三四萬遍。」重檢獲之，遂還。吏問欲知官乎，曰：「甚要。」遂以簿示之，云：「孟知儉合運出身，為曹州參軍，轉鄧州司倉。」即押卻不許看。遂至曹州，入一黑坑，遂活，不知運是何事。尋有敕募運糧，因放選，授曹州參軍。乃悟曰：「此州吾不見，小書耳。」滿抄錄作「唐孟知儉傳」

晉州判司，未過而卒。（出《朝野僉載》）

#### 崔善衝

崔善衝，先初任梓州桐山丞，嶺州刺史李知古奏充判官。諸蠻叛，殺知古，善衝等二十餘人奔走，擬投昆明，夜不知道，衝專念尊經。俄見炬火在前，眾便隨之，至曉火滅，乃達昆明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唐晏

唐晏，梓州人，持經日七遍。唐開元初，避事晉州安岳縣。與人有隙，讒於使君劉肱，肱令人捉晏。夜夢一胡僧云：「急去。」驚起便走，至遂州方義縣。肱使奄至，奔走無路，遂一心唸經。捕者交橫，並無見者，由是獲免。（出《報應記》）

#### 張御史

張某，唐天寶中為御史判官，奉使淮南推覆。將渡淮，有黃衫人自後奔走來渡，謂有急事，特駐舟。泊至，乃云：「附載渡淮耳。」御船者欲毆擊之，兼責讓，何以欲濟而輒停留判官。某云：「無擊。」反責所由云：「載一百姓渡淮，亦何苦也？」親以餘食哺之，其人甚愧惡。既濟，與某分路。須臾，至前驛，已在門所。某意是囑請，心甚嫌之，謂曰：「吾適渡汝，何為復至？可即遽去。」云：「已實非人，欲與判官議事，非左右所聞。」因屏左右云：「奉命取君，合淮中溺死，適承一饌，固不忘。已蒙厚恩，只可一日停留耳！」某求還至舍，有所遺囑。鬼云：「一日之外，不敢違也，我雖為使，然在地下，職類人間裡尹坊胥爾。」某欲前請救，鬼云：「人鬼異路，無宜相逼，恐不免耳。」某遙拜，鬼云：「能一日之內，轉千卷續命經，當得延壽。」言訖出去，至門又回，謂云：「識續命經否？」某初未了知。鬼云：「即人間金剛經也。」某云：「今日已晚，何由轉得千卷經？」鬼云：「但是人轉則可。」某乃大呼傳舍中及他百姓等數十人同轉，至明日晚，終千遍訖。鬼又至云：「判官已免，會須暫謁地府。」眾人皆見黃衫吏與某相隨出門。既見王，具言千遍續命經足，得延壽命。取檢云：「與所誦實同。」因合掌云：「若爾，尤當更得十載壽。」便放重生，至門前，所迫吏云：「坐迫判官遲回，今已遇捶。」乃袒示之，願乞少錢。某云：「我貧士，且在逆旅，多恐不辦。」鬼云：「唯二百千。」某云：「若是紙錢，當奉五百貫。」鬼云：「感君厚意，但我德素薄，何由受汝許錢，二百千正可。」某云：「今我亦鬼耳，夜還逆旅，未易辦得。」鬼云：「判官但心念，令妻子還我，自當得之。」某遂心念甚至。鬼云：「已領訖。」須臾復至，云：「夫人欲與，阿奶不肯。」又令某心念阿奶，須臾曰：「得矣。」某因冥然如落深坑，因此遂活。求假還家，具說其事，妻云：「是夕夢君已死，求二百千紙錢，欲便市造。阿奶故云：『夢中事何足信。』其夕，阿奶又夢。」因得十年後卒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#### 李昕

唐李昕者，善持千手千眼咒，有人患瘧鬼，昕乃咒之。其鬼見形謂人曰：「我本欲大困辱君，為懼李十四郎，不敢復往。」十四郎即昕也。昕家在東郡，客游河南，其妹染疾死。數日蘇，說云：「初被數人領入墳墓間，復有數十人，欲相凌辱。其中一人忽云：『此李十四郎妹也，汝輩欲何之？今李十四郎已還，不久至舍。彼善人也，如聞吾等取其妹，必以神咒相困辱，不如早送還之。』」乃相與送女至舍。女活後，昕亦到舍也。（出《廣異記》）

#### 牛騰

唐牛騰字思遠，唐朝散大夫郟城令，棄官從好，精心釋教，從其志者終身，常慕陶潛五柳先生之號，故自稱布衣公子，即侍中中書令河東侯炎之甥也。侯姓裴氏，未弱冠，明經擢第。再選右衛騎曹參軍。公子沉靜寡言，少挺異操，河東侯器其賢，朝廷政事皆訪之。公子清儉自守，德業過人，故王勃等四人，皆出其門下。年壯而河東侯遇害，公子謫為牂州建安丞。將行，時中丞崔察用事，貶官皆辭之。素有嫌者，或留之，誅殛甚眾。時天後方任酷吏，而崔察先與河東侯不協，陷之。公子將見崔察，懼不知所為。忽衢中遇一人，形甚瑰偉，黃衣盛服，乃問公子：「欲過中丞，得無懼死乎？」公子驚曰：「然。」又曰：「公有犀角刀子乎？」曰：「有。」異人曰：「公有刀子甚善。授公以神咒，見中丞時，但俯伏掐訣，（言帶犀角刀子，掐手訣，乃可以誦咒。其訣，左手中指第三節橫文，以大指爪掐之。）而密誦咒七遍，當有所見，可以無患矣。咒曰：『吉中吉，迦戌律，提中有律，陀阿婆迦呵。』」公子俯而誦之，既得，仰視異人亡矣，大異之。即見察，同過三十餘人，公子名當二十。前十九人，各呼名過，素有郤，察則留處絞斬者，且半焉。次至公子，如其言誦咒，察久不言。仰視之，見一神人，長丈餘，儀質非常，出自西階，直至察前，右拉其肩，左捩其首，面正當背。而諸人但見崔察低頭不言，手注定字而已。公子遂得脫，比至屏回顧，見神人釋察而亡矣。公子至牂州，素秉誠信，篤敬佛道，雖已婚宦，如戒僧焉。口不妄談，目不妄視，言無偽，行無頗，以是夷獠漸漬其化，遂大布釋教於牂州中。常攝郡長吏，置道場數處。居三年而莊州獠反，轉入牂州，郡人背殺長吏以應之，建安大豪起兵相應，乃劫公子坐於樹下，將加戮焉。忽有夷人，持刀斬守者頭，乃詈曰：「縣丞至惠，汝何忍害若人？」因置公子於籠中，令力者負而走，於是兼以孥免。事解後，郡以狀聞，詔書還公事，許其還歸。後宰數邑，皆計日受俸，其清無以加，亦天性也。後棄官，精內教，甚有感焉。（出《紀聞》）

#### 李元平

唐李元平，故陸州刺史伯誠之子，大歷五年，客於東陽寺中。讀書歲餘，薄暮，見一女子，紅裙繡襦，容色美麗，娥冶自若，領數青衣，來入僧院，元平悅之，而窺見青衣，問其所適及姓氏。青衣怒曰：「誰家兒郎，遽此相逼；俱為士類。不合形跡也。」元平拜求請見，不許。須臾，女自出院四顧，忽見元平，有如舊識。元平非意所望，延入，問其行李。女曰：「亦欲見君，以論宿昔之事，請君無疑嫌也。」既相悅。經七日，女曰：「我非人，頃者大人曾任江州刺史，君前身為門吏長直，君雖貧賤，而容色可悅。我是一小女子，獨處幽房，時不自思量，與君戲調，蓋因緣之故，有此私情。才過十旬，君隨物故。餘雖不哭，殆不勝情，便潛以硃筆塗君左股，將以為志。常持千眼千手咒，每焚香發願，各生富貴之家，相慕願為夫婦，請君驗之。」元平乃自視，實如其言。及曉將別，謂元平曰：「托生時至，不可久留，後身之父，見任刺史。我年十六，君即為縣令，此時正當與君為夫婦未間，倖存思戀，慎勿婚也。然天命已定，君雖別娶。故不可得。」悲泣而去，他年果為夫婦。（出《異物志》）

#### 長沙人

唐長沙人姓吳，徵蠻卒夫也，平生以捕獵漁釣為業。常得白龜，羹而食之，乃遍身患瘡，悉皆潰爛，痛苦號叫，斯須不可忍，眉鬢手足指皆墮落，未即死。遂乞於安南市中，有僧見而哀之，謂曰：「爾可回心念大悲真言，吾當口授，若能精進，必獲善報。」卒依其言受之，一心念誦，後瘡漸復，手足指皆生，以至平愈。遂削髮為僧，號智益，於伏波將軍舊宅建立精舍。住持泉州開元寺。通慧大德楚彤親識智益，常語之。（出《報應錄》）

## 乾符僧

唐乾符中，有僧忘其名號，恒以課誦為業，未常暫廢。因下峽，泊舟白帝城。夜深群動息，持念之際，忽覺有腥穢之氣，見水面有一人，漸逼船來。僧問之，曰：「某非人也，姓許名道坤，唐初為夔牧，以貪殘暴虐，歿受業報，為灩澦堆龍王三千年，於今二百四十年矣。適聞師持課，大有利益，故來遜謝耳。」僧問曰：「峽路險惡，多覆溺之患，盍敕諸龍而禁戢之，可乎？」曰：「此類實煩，皆業感所作，非常力而能制也。」僧甚異之，將復問，忽失所在。（出《報應錄》）

[返回 >> 太平廣記 >>](#)

[上一篇](#)   [下一篇](#)   本書來源：[開放文學網站](#)